

永樂大典

卷六千七百六十
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八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幹帶年二十餘撤改伐留可幹帶與習不失阿里合邁等俱為裨將諸將議攻取幹帶主攻城使太祖將至軍幹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決幹帶急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遂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疊出路寇盜幹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幹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舍圖部幹豁勃謹不至幹准部伏庫德勃謹德部廝故速勃謹亦能避去遇瑪塔於馬紀嶺瑪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幹帶將兵伐幹豁募軍于蘇濱水幹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關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幹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幹帶偕行幹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幹帶之場圍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為憂是時幹帶已寢疾太祖至聞之過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一

家門不下馬徑至幹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強與之偕行未必死也幹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難曰恨幹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遣封儀同三司魏王諡曰定肅

衛國王

金史列傳衛國王幹賽務宗初幹准部族相鈔畧遣納根涅字謹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懼蘇濱水人馬兵不聽輒攻畧之其人來告務宗使幹賽及治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避去治訶等皆不欲遣幹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幹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務宗曰幹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幹帶治蘇濱水諸部幹賽幹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貽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幹賽將內外兵勤古活你箇蒲察狄古迺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幹賽分兵為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幹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幹魯代之未幾幹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攻地還九城之戍運與之和皇統五年遣封衛國王

鄆王

金史列傳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

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出里底成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常二部連內地詔諸版勃極烈兵已昂曰比連昂徒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後歸還主連命失喪富實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難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秦州而秋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為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為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御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亮于鄆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都牧使死于契丹撤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周宋國王

金史列傳周宋國王勗字勉道本名烏野務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

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華輝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

金史列傳卷六十七百六十四



製女真字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優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後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統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蠹訛謔罕阿海阿合來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問我將本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遺囑因致交兵大方連起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聞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為已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米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劫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存不俟終日臣愚以為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為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術勅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俸舊例皇兄弟皇子為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為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已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俄同監脩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先懿皇后忌辰熙宗狩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滄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為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鈿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

永樂大典卷六七六四

三

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脩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斃贊頌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為不言表諸愈切海陵不憚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堯年五十九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鑒版行之于宗秀

廣平郡王

金史列傳廣平郡王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萬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處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師還馬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產獻却之入為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郡王康宗敬信皇后生楚王

謀良虎次室温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剗茁次室僕散氏生事早死生龍
 虎衛上將軍僕散可隈可亦作僕喝美鬚鬚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
 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三年授驃騎上將軍除遼魯茲撤札詳穩遼忠順軍
 節度使與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為大宗正丞四年出為昭德軍節度
 使以兄謀良虎子喚端合扎謀克餘戶授僕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
 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昌遠館
 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為勸農使卒官年六十
 五廣平郡王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
 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後叛從宗望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
 節度使改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
 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東德廉訪官吏士民
 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東德曰吾聞郡僚
 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
 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
 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
 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

宋樂大典卷六十七百六十四

四

問曰罪狀明白查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寬不
 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
 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
 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
 國公致仕起為婆速路
 兵馬都總管後致仕卒

申王

金史列傳申王完顏匡本名徹達始祖九世孫事幽王允成為
 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
 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第閏月忽答顯宗曰幽王府教讀
 完顏徹達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
 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
 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
 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
 臣曰為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
 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真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
 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馳滿九住問匡曰

伯夷叔齊何如人。庄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位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庄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紂死，放為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為上相語，遂後顯宗。暹九位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位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位曰：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判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庄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享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暢，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備觴世。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五

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願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若我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庄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御史大夫梁使把內刺、國史院編脩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龐古、羅進、栗策、題問、契教、五教、阜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庄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庄曰：臣熟觀策問，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庄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庄曰：編脩衡助教鑑長於選拔，必不能中。已而庄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刑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教、奇家奴、唐括昌、吞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庄與訛可俱為侍讀。庄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庄曰：汝無以訛可登。

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滿焉詩題下注字不取持勝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司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秘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賁監察御史姬端脩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脩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空襄叅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運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燕株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漳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摺按出使烏都統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為之備迎擊漳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六十四

六

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既嘗再為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為相與蘇師旦倡議後離身執其器械增屯戍初未敢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鄆州白亭巡檢家資持其印去邊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謀者李忬俊襄陽軍卒忬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忬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脩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御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馬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奈何與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然之矣宋人將啓邊蒙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禪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做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叅政思思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統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脩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合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圍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無患在陛下來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
 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
 為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運軍懸輒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
 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陽以窺唐鄆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
 鄆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
 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
 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
 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鄆城樊成兵皆潰賜詔獎諭或諸軍毋庸掠
 焚棗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荆山等縣
 副統滿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
 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為險阻壘馬而渡如涉坦
 途荆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佐順亦卿籌畫之功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
 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
 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砦
 遂取谷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
 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疾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七

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
 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
 購得韓侂胄族人元觀使行間於宋元觀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密
 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密奏即
 命遣人護元觀北歸因請議和密使其屬劉祐送元觀申和議于揆揆曰
 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密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
 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宋欲請和當
 遣朱致和吳玠李太性李壁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岩于建康羅
 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壁已為參政不可遣朱致
 和吳玠已死李太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運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拱來至蒙
 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拱以宋主侂胄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
 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
 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拱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從詰之拱懇請曰
 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
 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史部侍郎史彌遠
 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閬州不

可與王柎以宋恭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脩好之初蒙大金先皇
 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時貽至唐鄆畫界仍舊是先
 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兵蜀相依今川陝關隘
 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
 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秣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
 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通免違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
 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才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
 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冑啓釁生事違
 國用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明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
 欲使新送侂冑是未知其亡死也侂冑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
 致侂冑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冑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
 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償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
 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
 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關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于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
 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息乎惟兵
 蜀相為首尾關隘繫蜀安危妄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八

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頌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
 人王柎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冑首必當函送邊上國之命臣奏曰
 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
 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
 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國尚且推度今遂失之
 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
 地秦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
 報曰侂冑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柎還復書曰宋
 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
 所以覆護填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冑徐議還淮南
 地來書言韓侂冑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給如此至于犒軍銀
 兩欲俟歸關隘然後抵備是皆有乖聖訓及王柎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
 其韓侂冑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冑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
 焉王柎所陳亦非原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質宋
 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冑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
 如此其體大國寬仁於恤曲從之意修這誓書齋遣通謝人使赴闕王柎

之歸也。臣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遣民連歲流離失所。扶勞道路。即望獲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為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錄本齎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勒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迺遣前去界首。以俟取接。臣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關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人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臣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臣遣平南

撫軍上將軍紀石列頁。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鑄。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伏受宋誠。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賦。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羊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添其首歲之軍器庫。丙辰。臣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帶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兵衛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臣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昇寶祚。即皇帝位。於樞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或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吉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臣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臣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臣拜尚書舍。封中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臣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講。

讀義親章致位將相。恬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臣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陝。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罪。惟用安州。遣吳泊。舊放園場地。奉聖州。在官闕。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離嚙。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應國王

金史列傳。應國王。果。本名撒離嚙。安帝六代孫。恭州。婆盧。及婆盧。火。馬。恭州。都統宗。族皆隨。連。恭州。撒離嚙。嘗為世祖養子。獨待不。連。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閻。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嚙。嚙。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離嚙。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眾。自。稱。元。帥。秦。王。撒離嚙。擊。破。其。眾。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離嚙。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親。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該。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奉。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六十四

十

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獲。美。撒離嚙。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衙。裏。使。撒離嚙。總。之。居。無。何。請。收。劔。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濼。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其。玠。諸。軍。于。統。峰。關。連。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其。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葛。稅。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馬。元。帥。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離嚙。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北。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離嚙。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涇。州。拔。離。連。追。擊。大。敗。之。未。幾。馬。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其。裝。馬。二。命。射。于。園。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運。軍。命。宰。臣。錢。之。海。陵。升。蒲。州。為。河。中。府。撒離嚙。為。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離嚙。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徙。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離嚙。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馬。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奉。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離嚙。至。汴。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捷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撒離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捷不野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河南事屬捷不野今奉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捷不野固不敢干涉捷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離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捷不野使速捷不野獨有附奏撒離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捷不野而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宋義等元帥府令史選設希海陵旨誣撒離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選設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小子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親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不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選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捷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嘗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澤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却寫白字書來有司鞠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探管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燼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昔矣宗義被掠苦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十一

九泉之下當有寬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所嘗渾殺撒離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歌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離喝特不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離喝親屬生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族撒離喝于汴所嘗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生雖死不恨所嘗渾亦執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親選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選設馬同知侍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離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肖玉也肖玉名老人故云然選設在侍州數歲後與肖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離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為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父無繼嗣

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馬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鼓散達戰於翰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

陣於脫裕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力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為推鋒居前如此以手稍擊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桓散遠既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木甲字里葛或與烏春等為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字里葛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昵昵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趨如此蓋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東縱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蓋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徽都習不失皆為詳穩馬後與阿里合德幹帶俱佐徽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十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在軍鋒遂與太宗徽改等勦進叔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撤改果俱為勦極烈習不失為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遠紀律失眾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與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令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為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

宋樂大典卷六千七百零四

十二

聞太祖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徽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或動而疾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結對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天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間為真定留守子捷不也

常山郡王

金史列傳常山郡王襄本名唃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迺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

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擊足中流矢襄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凌霄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立空地以埃賊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襄率眾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襄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

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設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
為穎壽都統。率甲士二十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
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
復郭太尉。既而趨潁州。襄為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
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僅不得關。敵
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
當為公往。取志。寧趨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衛路。自以千兵。間道潛
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復行。戰地。願謂曰。克敵於不可勝
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為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
將軍。轉左衛。出為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頻路。都度使。移。曠路。兵馬都
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
莫及。其時任用。始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為宋生日使。宋方祈
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
尚服。鹿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為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十萬。
世宗謂。寧執曰。襄為人甚謹。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
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推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

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為點檢。九奉公守法。朕甚嘉
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免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
外任治。有異效。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
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
國號。襄曰。為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
都度使及其僚屬。多用。兒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
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
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
始。以內臣監其軍。勳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
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
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
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
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
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
得。悉。放。為。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
是。二。稅。戶。多。為。良。者。明。昌。元。年。同。知。州。防。禦。使。齊。上。封。事。歷。詆。宰。執。太。

傳克寧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
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後拜右丞相改封
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借畫重方屬遼事急命襄代將其辰金牌
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特胡兀札亦叛嘯聚
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澤復遣右
衛將軍完顏克進軍幹魯達城欲屯守俟陣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
召面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
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阻蹶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
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僕為
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
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驚晨壓敵突擊之
圍中將士亦被誅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幹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
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達勒勒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
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使宜賞資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脩國史封常
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鞞

後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隨鎖等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聖衆
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聞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
密謂僚屬曰北鄙犯塞奚足慮第恐燕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
為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
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
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
國已報表賀今若中廢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
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減賦
既而賦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
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為賞罰之柄非八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
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
之方德壽之叛諸虜亦剽略為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虜居之近京
地撫慰之或曰虜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虜雖難
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過無患尋詔恭
知政事裔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十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特
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為非便奏請量存口數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餘悉官贖為民。上納之。北部復叛。奮戰失律。復命襄為左副元帥。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饑。食及減價。出糶食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奉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樞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銜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避阻。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使賜寶劍。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資糧。以省稅運。進屯於汚。移判烈烏滿掃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問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備。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知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凡上以信符召。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未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

永樂大典卷六七六四

十五

阿勒根阿海降。詔襲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據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據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休。原恩禮至渥。老不為退。後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更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淹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特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早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叅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革罪已。詔仍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奉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遂持改授河間府路。葺木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高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計開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潘王克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偽書遺西京。留守徒單猛欲構以罪。書聞

上以書選昇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為偽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侍掾史蓋禮用人各得所長為當世名將相大安開祀享
章宗廟庭

隨國王

金史列傳隨國王阿離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儼酷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寓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驪駘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離合懣往撫察之與科鉢合兵攻寓謀罕烏春已死寓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撤改討罕留可阿離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離合懣獻賦于遼太祖謀伐遼阿離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離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離合懣差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圖元年太祖即位阿離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歎而受之頃之為國論一室勃然烈為人聽敏釋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熟記與科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問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

余樂矣卷卒七十六

十六

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為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為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奏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堯年四十九上聞阿離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恸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隨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隨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
廷謚曰剛憲子賽也幹論賽也子宗尹

齊王

金史列傳齊王晏本名幹論景祖之孫阿里合懣次子也明教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為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善策召問稱旨乃命替危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賊江令諸軍據高江連木為柵多張旗幟示以持火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搗其營遂大破之掘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為廣寧尹入為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為北京留守改成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太宗正事

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王特近郊禁圍傳特昇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馬臨潢尹遂致仕遷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為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恂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敏等在北京聞恂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鶴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徐日未幾燕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愛諫朕常慕之卿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堯詔有司致祭賜贈銀幣甚厚

鄭國王

金史列傳鄭國王幹魯韓國公勅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水合國部幹魯勅謹及幹魯職德二部有異志幹魯治之

幹魯幹魯為之佐遂伐幹魯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魯母疾病幹魯代將其兵者數月幹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幹魯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幹魯統諸軍與開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幹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成卒竊據一方直投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百六十四

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為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為祥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靛口永昌見遼攻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覲覲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遼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捷不野約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藉女真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捷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遑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捷不野往招諭之幹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勅謹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謹之地大破之五月幹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刺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幹魯使胡沙補撤八往報之渤海高預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幹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遁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
既以克敵下城何為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
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劫用者至是東京人思勝奴仙
歌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
祖云未幾捷不野執永昌及鐸判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藉女真
及東京州縣盡降以幹魯為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
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幹魯上謁于婆魯買水上
慰勞之辛亥辛幹魯弟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燭俛水部實里古達殺
酬幹魯僕忽得幹魯分胡刺古烏蠢之兵討之酬幹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
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常獲其民衆及招降燭俛水部以功
為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俛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
龍府戰遼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獲之
至是與酬幹同被害幹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逃去追及于合捷刺山
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幹等
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戶為一謀克以
眾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為質幹魯乃還天眷中酬幹贈奉國上

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幹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後
叛敵後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幹魯與鵬已魯攻浮圖奪之使以精銳乘
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
之境妻室與幹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
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幹魯為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
勃利淑撤魯德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離質於白水漂獲之遼主留
縞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
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圖璽幹魯使使奏捷曰願陛下威靈屢敗敵
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木可往代
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
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難自作而嘗居大位深
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微糧於宋銀木可不須往
矣遼主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為西
北西南兩路都統幹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使略
新割地以便宜決之幹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幣又以宋人使賜地
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或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而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之幹魯後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樂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郡後及此疆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翰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堯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子徽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燕國王

金史列傳燕國王徽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勅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勅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討定諸部愛世祖膽

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勅者與世祖同邸勅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製節度使越勅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勅者長兄不得立遂命徽改為國相穆宗獲舊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已者使徽改取馬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會軍徽改行次何不塞水烏延部斜勒董來謂徽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疎城下此馬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濛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徽改從之攻純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徽改遂攻下純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疎城下純恩在南阿蘇在北穆宗初遣徽

永樂大典卷六七六四

十九

改分道即會攻阿疎聞其用斜勒計先取純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遣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純恩城為切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鳩塔等軍而阿疎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鳩塔純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徽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泝水人民數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徽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徽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徽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杖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徽改行國相如故代遼之計決於迪古迺贊成大計實自徽改啓之徽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為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徽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徽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七月太宗為諸版勃極烈徽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米國論果勃極烈勃極烈女真之專

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絕等果母弟之
最切者撤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
薨太祖位帑乘白馬勢頓哭之恟及葬復親臨之賜以所御馬撤改為人
教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
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撤改每以宗臣為內外
倚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
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
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于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遼王

金史列傳遼王果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叔國元年
太宗為諸班勃極烈果為國論晏勃極烈天輔元年果以兵一
萬攻奉州下金山縣女固牌室四部及勒海人皆來降遂克奉州城中積
粟轉致烏林野麻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為忽魯勃極烈都統
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盤副之宗峻領合扎猛
安皆受金牌耶律全睹為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
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得糧餉必繼
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後詔曰若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

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
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避去果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
則退保山西果知遼人無鬪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
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
馳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十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
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剽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
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佚
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馳
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
餘給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果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斡恩蒲察婆羅
俱諸甲拔剽降往迎之果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掘坂去馬皆殊死戰
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斡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
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鶯鶯漂吹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果請進兵
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果意尚未決宗幹勸果當從宗翰果不
乃約宗翰會果王嶺既會始定議果出青嶺宗翰出靉嶺期羊城樂會軍
特遼主在草漂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十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歌

趨倚里捷宗翰遣捷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捷懶請益兵于都統果而獲遼
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果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刺
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果率大軍趨白水灤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
諸部族於是遼泰晉國王耶律担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
未固果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
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十叛去坦與阿沙
兀野捷不野簡料新降丁壯迨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
就擒耶律程里移書于果請和果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
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程里復以書來其略曰非即位時在兩國絕
聘交兵之際吳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僕欲加
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
今忘此施劄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僕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果
復書曰閣下向為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
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雖肯為閣下用者而云主
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達
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程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程里詔曰汝遼之近屬

永樂大典卷七百六十四

三

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
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
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果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捷魯河幹魯婁室
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
希尹等見上于大灤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駕駕灤果上謁上追遼主至回
離吟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果決遣若有大
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駕駕灤以宗翰為都統果從上還京師太
宗即位果為諸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攻天會三年伐宋果領都元帥
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堯皇
統三年追封遼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
五年謚曰智
烈子字吉

魯王

金史列傳蘭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從東京
斡魯往伐之蘭母等為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蘭母遊擊
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泉遇渾不敗進蘭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
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蘭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疋及斡

魯古以罪去成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為成州路副統。建議和久不成。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遣人持書自圍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果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妻室等於城東馬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暑焚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溫迪罕蒲厘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厘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為四輪。輦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後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原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壑之間。曰。以一擊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與中府宜州。後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為我有。彼雖後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勅董蒙剗斜鉢。吾捷等。獲契丹九斤。與中平。闍母為南路都統。討回離保。詔曰。回離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

宋史大興卷之七十四

二十一

自荒。若彼不出。掠無庸。攻討耶律與古哲等。殺回離保于景。劄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遼來。潤隰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遂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後敗覺兵於營州東坊。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孺。逐水草休息。使僕德蒙剗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闍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免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連破偽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其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宣州。後又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戍機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叛。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語在宋事。中而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為都統。已監戰事。於是闍母為都統。揮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礮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御制諸軍八月。後伐宋大軍。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克汴州諸軍屯于北土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闡母捷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闡母為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冀州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滿青闡母與宗廟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馬林谷泰欲破之闡母克濰州迪古補木烈連連破趙子材等兵至于河上馬林谷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闡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群議之中使妻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堯年四十熙宗時進封異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大祖廟庭正隆改封諱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諡莊襄子宗叙

魯國王

金史列傳魯國王昌本名捷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篤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唐歌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濼留樞密于草濼使捷懶牙卯守之吳路兵官渾熙不能安輯其衆遂以捷懶為吳六路軍帥鎮之習古乃娑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土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迎合於捷懶久之討勅山連古部吳人吳人據險戰殺且盡連古殺里職尼十三嚴皆平之詔曰朕以吳路險阻經略為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三

用嘉欽令回離保部族未附餘衆奔潰無能為已比命習古迺娑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吳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遼外威遠華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捷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葛殺之降民戶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遼軍二部再破與中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與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捷懶請以遼軍九營為九猛安上以奪解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為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捷懶得人授之捷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為與中戶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捷懶為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捷懶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捷懶阿里剗破宋兵二萬於杞獲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後睢陽擊走之擒其將石瑛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捷懶為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趙虎取單州捷懶取鉅鹿河里剗取宗成迪古

不取清平臨清蒙利取趙州阿里剗下潘清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趙磁
 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捷懶以左監軍
 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為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
 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捷懶
 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豫為蜀王捷懶
 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捷懶明年捷懶
 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弼來朝與
 捷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弼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
 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使
 捷懶弟勗亦以為不可既退捷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
 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捷懶
 宗弼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邁古為招諭江南使久之宗磐
 跋扈尤甚宗弼亦為丞相捷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弼皆伏誅詔以
 捷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捷懶至燕
 京愈驕肆不法後與吳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
 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捷懶者熙宗乃下

宋史卷之七十六

二十四

詔誅之捷懶自燕京南走進而殺之于祁州并殺吳王及宗人活離胡土
 捷懶二子幹帶為建補而故其黨與宗弼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
 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
 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秦漢國王

金史列傳秦漢國王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
 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

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送兔年十
 一射中奔兔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華矣以銀酒器賜之
 既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愛敬之康宗沒遣使阿息保
 來乘馬至靈惟階下得取贈贈之馬太祖志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
 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 不能擒一蕭海里而
 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就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
 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建魯古
 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
 擊遼兵宗雄統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
 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

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問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
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懦懦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權聞耳
上曰善迨及遼帝于護步谷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
擊遼兵爲首後行者射之矢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
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科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妻室取金山縣行近
白鳥林獲候者七人戮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迺潰遂下金山縣與
科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遣遼兵五千宗雄與
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捷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
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乘奏曰其上如
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
也西京既降後叛時糧餉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
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
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
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與宗幹等擊取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
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澤從至歸化州疾爲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
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堯年四十

太祖未聞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
比賜贈加等詔合札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
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徵諷中流天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
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謀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
翰布尹主其事而材武踴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奪已中其
二獲鷹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殺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克捷懶亦
從後射之已矣天捷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无中
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進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奉漢國王正隆二
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進封楚王諡威敏配享太祖廟是十五年
詔圖像于衍慶宮于蒲魯虎按答海河鄭孫常春胡里刺胡刺鶴魯茶札
怕八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衛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晁霞輝印問
山往河間因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茶札之子七人
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涿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製猛安
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瑞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瑞卒子
景頰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臣親

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滂為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擾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採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懲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熟諳之故大定之間部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殺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後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鈐東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部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性莫欲行無克耳既退後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滂乃薨猛安云

蘭陵郡王

金史列傳按答海又名何魯館宗確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昇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為班首太宗嘉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六

太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諱王遠同列太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答海諫曰章祖宗與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郡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答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敕令至廣寧第燕京勸按答海拒弗受按答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答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即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燕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答海兄弟亦上詣有司議既拜敕令後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答海為第所惑耳於是釋按答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再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番詔按答海一族二十五家徙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領巡幸毬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為暴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為善勿墮吾家

永樂大典

卷六七六四

英王

金史英王文傳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

軍居中原海陵暴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為中京轉運使市
中有機術鼓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召鼓仙詰問窮竟本
末既而殺之于市貴陳大淵貞元年除秘書生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
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為秘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鄆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
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
朝請三年賜上帝御漆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都惻
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為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第
京侍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思刑及骨肉遂從
經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為王卿獨不封朕
即位封卿兄弟為王自今懲欲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
賜以衣帶改大石尹徙封荆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驚馬
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統納稅草十六萬
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
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
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

永樂大典卷六七六四

二十七

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為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
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頓里銀朮可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
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未歲甚吉文厚
謝洪使僅剛哥等往南京以善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
必定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
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給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遣兵伏使家奴幹敵
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李特馳往德州捕文
李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獲所執之酬越言
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李特乃止是夜文知本
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
司郎中純石裂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鞠問上聞文亡命
謂李臣曰海陵窮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為寬假而文
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又不獲詔誤者多督所在捕之
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
四月至十一月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木實懶李特
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李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

防禦使文北京曹青，鄆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于大獄。凡術士多務苟倖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脩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皎，任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八